

我和竹林去西北开会,一路上说起土地粮食,都很着急。她说她以前乘车沿郊区高速走,两边都是大片农田,现在没有了;全国都这样,那么多土地搞房产、搞开发区,将来粮食怎么弄?我们是同龄人,有相似的经历。我这辈子对粮食有刻骨铭心记忆的,是两个阶段,一是三年困难时期,一是下乡当农民时。三年困难时期我正长身体,越是想吃,就越是没什么吃。直到今天我还记得,每天放学回家翻箱倒柜寻找食物的那种慌张感,常常是满头大汗,却找不到任何东西来填肚子。那时,我不敢奢望鱼肉,最想吃的是一碗葱油炒饭。

二十岁不到,我当了农民。照理说,种田就可以吃饱肚子了,可是没有。我们种的是粮食,口粮却控制得极严。我力气那么大,一担稻谷可以挑到200多斤,每月口粮却只有36斤。我那时真吃得下啊,一斤多大米烧菜饭,原准备吃一天的,因为太饿,竟一顿全吃完了。

我这样寅吃卯粮,欠着生产队的,农民却说不要紧。他们说,有地在,粮食会长出来,明年你再还是。说这个话,他们心里有底气,我也有底气,因为土地确实在,几十年不变。

但现在不敢说这个话了,因为土地变了。

粮食这东西很怪,富余的时候,到处都是粮食;可一旦受灾歉收,挖到老

鼠洞里也是稻谷。我看过近年粮食多得人有些麻木了,早忘记了缺粮的恐慌。这种遗忘实在要不得,个人遗忘只会带来小错,民族的遗忘却会招致世纪巨痛。

为粮食忧虑是有理由的,因为可耕地销蚀得实在太快。国土资源部报告:截至2006年10月31日,全国耕地比上年度末又减少了460.2万亩,总面积已经下降到18.27亿亩,进一步逼近18亿亩这条红线。国土资源部长这些年就像守门员一样,紧张地守着18亿亩的球门,可叹他缺少锋线、前卫和后卫。那些人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蚕食土地,单单2006年,全国就发生土地违法案件13.1万件,涉及土地面积6.1万公顷。依我看,那条红线岌岌可危!

我当农民的那片土地,现在是一所著名大学的新校舍。在建校舍那几年里,我亲眼看到农民特别是中青年农民,对土地的情感已起了何等令人吃惊的变化。他们不想种地,迫不及待地催着把土地卖掉;暂时离不开土地的农民,也冷落土地,抛荒土地。这些年令我最心寒的,不是农村的散架,而是农民对土地的冷漠与排斥。这对一个民族来说,绝不是好兆头。

我和竹林都主张,要切实提高农民收入,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过上体面的、小康的生活。像保卫民族的命根子一样来保卫土地的时刻,其实已经来临。

列车在带给我们应接不暇的壮丽景色,引发阵阵惊叹后,慢慢地驶入了拉萨车站。上海援藏干部、江孜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吴志跃和藏族司机早已在站台等候,向我们献上了洁白的哈达,然后我们分乘两辆越野车,开始了西藏之行。

一路上,吴志跃不停地指着窗外,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:这里是援建的藏族医院;那是新落成的学校;山脚下正在建造由政府和地方共同投资的藏民新村,河滩种树的地方是新开发的旅游度假村。作为上海第四批的援藏干部,他早已熟悉这片土地,见证和经历了西藏巨变的过程。

也许是由于高原气候的缘故,吴志跃动作显得比较迟缓,说话慢条斯理。他告诉我们,刚到这里,就分管国土、公安、环保、旅游、政法委等大大小小十余项工作,工作繁忙又加上水土不服,晚上经常失

眠,压力非常大。但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克服重重困难,很快就进入了状态。

他着手的第一项工作,便是土地管理。原来县里关于宅基地的分配没有健全的制度,有权势的人,多处占地,普通老百姓却始终拿不到地,群众意见极大,投诉最多。吴志跃顶住压力,深入调研,制定了土地管理的制度,明确任何人无权擅自分配土地。同时土地分配引入市场机制,进行公开招标、拍卖,力求做到公正、公平、公开。宅基地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,群众满意了,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。

青藏铁路开通后,当年到西藏旅游的人数就达到了200多万。如何抓住这一契机,把当地的旅游带动起来,让农牧民直接参与进去,这又是吴志跃急于要做的一件大事。在江孜县,我们走访了一家藏民家庭,这是吴志跃搞的

“藏民家庭游”的试点。院子收拾得井井有条,房间窗明几净。热情的主人为我们端上了酥油茶,我特意留心她的手洗得很干净,盛酥油茶的碗也是锃亮照人。江孜县政府为了搞好这一工作,对接点点的藏民每家补贴1.5万元,用以购置冰箱、消毒柜等设备,并对他们进行了旅游接待的培训。在现场,吴志跃似乎又想起什么,立即打电话叫来了县旅游局长,关照他要抓紧把每个接待点家庭的“故事”编写出来,民族手工旅游纪念品抓紧开发,“这样才留得住客人啊”,吴志跃不厌其烦、点点滴滴地关联着。不知情的人,怎么也看不出,他援藏三年的任期已到,即将告别朝夕相处的父老乡亲,告别他资助的藏族学子,告别他三年真情倾注的第二故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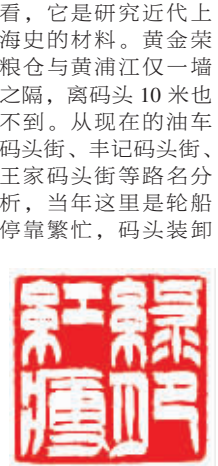
在吴志跃的办公室里,已是准备“走人”的情景了。办公桌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叠要移交的文件,最上面的是凝聚着吴志跃和县委领导班子心血的《江孜县十一五发展规划》。届时,常务副县长办公室门上吴志跃三个字将调换,新来的人接替前人的工作。支援西藏的伟大战略就这样一拨一拨地传递下去,深刻地改变着西藏的面貌。

晚上,吴志跃在当地产的小饭馆里“招待”我们,人们已知道吴县长即将回上海了,藏族服务员依依不舍地对他说:“吴副县长,你不要忘了我们,让人为你唱支歌告别吧。”深情的歌声在回旋,吴志跃有些动情了,周围的人也动情了。我忽然想起在茫茫青藏高原上看见的唯一的一块告“神州行,我看行”。套用葛优的这句话,我不由得说:“西藏行,我看行”。这个“行”字,包含了太深的含义啊!



说起黄金荣,上点年纪的老上海都知道这个旧上海大亨。

南浦大桥西北侧外马路1178号,原是座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的两层粮仓,足可储藏2条万吨轮的粮食。这在80年前的上海滩,可称得上是座大粮仓了,它的主人就是黄金荣。你抬头细看高大粮仓内的三角铁结构架,那敦厚的洋松木梁柱,以及厚实的木地板,仿佛电视剧《上海滩》中青红帮争码头抢地盘打杀杀的血性场面,就发生在这里。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过来的,尤其是上海的租界和青红帮势力的划分,基本取代了地方政府的管辖。所以黄金荣的老粮仓,从建筑角度看算不上优秀建筑,但从历史角度看,它是研究近代上海史的材料。黄金荣粮仓与黄浦江仅一墙之隔,离码头10米也不到。从现在的油车码头街、丰记码头街、王家码头街等路名分析,当年这里是轮船停靠繁忙,码头装卸



绿肥红瘦
张铭篆刻

第二天一大早,我倚在床上,不敢吵醒大哥。只要我两脚一沾地,就站在他熟睡的地铺上了。虽然我迈过来迈过去他已经习惯了,未必醒。不过今天我特别体贴他的辛苦。我只自庆幸自己也能在一个抗日爱国的剧团工作了,可我又着急地看着两个笔记本。大哥醒了,问我:“不哭啦?”我答:“我笑啦,笑自己居然能在职剧团工作,可大哥什么是道具啊?又不是和尚庙、道士

氛围中,给人精致、奢华、大气的艺术感受。客人静坐在雍容华贵的厅堂内,手捧当年皇帝品茗的紫砂玉壶,在空中濛、舒雅、悠扬的乐曲中,欣赏茶艺师优美的茶道表演。人生的哲理在此得到感悟,原来生活中的“和”是那样的美妙,当一个人处在这种艺术氛围中,能切身感悟到中国茶道文化,其中心是个“和”字。在如此特定的环境中,才能切切实实地亲身体验,在我们的处世哲理中,首先要心平气和,与人处世要和睦相处,最终使社会充满和谐。

正是和谐二字,使昔日充满杀气的黄金荣粮仓,“变身”馨香袅袅茶艺馆。

观。”我哥哈哈大笑:“难道你以前没看过话剧剧本?”“看过呀,看过莎士比亚、果戈里、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……”“那那不懂什么叫道具?幕一拉开,台上就是布景、道具,桌椅、床、沙发、小船都是大道具,茶杯、剃刀、香烟、耳环是小道具。反正吴仞之叫你登记什么你就登记什么,字要写清楚。”反正是晚,我将地席铺好,被褥折放在小铁床上,拉出小桌底下的一只凳子,点亮台灯,先把脚洗好。我开始誊写至午夜2时20分。



晨起(中国画) 季平

家,进行深入了解,我发现,其实黎以、巴以桌面上的握手矛盾不能掩盖民族间深层次的矛盾。有的矛盾,甚至无法调和。比如以色列的领土,中间最窄的地方只有三十公里左右,一旦受到攻击,就会被拦腰截断;比如戈兰高地可以俯瞰以色列大部分的疆域,以色列不自己控制戈兰高地就会芒刺在背、寝食难安。而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已经长达一百五十年,连年的战火使得双方即使普通百姓都积怨很深。当时主导中东和平进程的美国为此做出了一

我做国际新闻评论

周峻

做了有关中东地区地形等方面的影像资料,加深了自己对这一地区情况的了解。在跟当时的栏目组长姜迅商量后,果断确定以“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战火是否会熄灭?”作为当天《新闻透视》节目的切入口。节目虽然只有短短的5分钟,但是通过地理位置的分析、翔实的数据提供以及专家精辟的评论,深刻揭示了中东和平的脚步虽然已经迈开,但战火不会

画展上,我惊喜地见到了季平的都市生活新作,《暖风》《形影石库》《突兀群色》《惊艳市井》《玫瑰冷光》《美丽月光》等,他以一种怀旧的意绪,酣畅无拘的笔法,绚丽饱满的色彩,平实地描绘石库门老民居街坊邻里间的那种互相帮衬、亲密无间的人情味和世俗情。笔调从容而舒展,与以往的画风形成反差。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,老房子陆续被拆除了,但留在人们心头的那种眷恋,那股温情是永远铭记心间的。

都市生活题材的人物水墨画,历来被画家们视为畏途。季平用责任心的眼光,捕捉市井生活的形形式式,画风朴实,精神却是向上的。凝沉的灰墨和跳跃的亮色,抒写着画中人物的喜怒哀乐,孤独与向往,情欲与苦衷,拨动着都市生活的神经末梢,也倾诉了这个群体所固有的善良、勤劳、坚强和对新生活的不懈追索。他手里的画笔像考古学家刷土的毛刷,渴望地揭示“底层状态”的神秘。都市水墨风景作品《秋风秋雨》《苍井观记》《印象静安》等,像是正在进行中的乡居闲情——阳光还未出现,流水声潺潺起伏,偶有鸟儿掠过……空间水汽弥漫,禅意浮现。朦胧虚幻的意象和悠远深邃的意境,给观赏者留下了似曾相识又觉新奇的深刻印象。

他的作品从一个个都市生命元素,感悟着自然、城市所给予人类生存的空间,视觉、心灵得到最大化的释放。在那里,你能想象到的线条、色块、形状和空间都被很好地控制,视野出人意料,与他一直以来的水墨画风格大相径庭。他对于这些题材的刻画,显得如此轻松自在,有人以为他对现实题材叛离,其实是一种自由表达的回归。

上海中国画院年轻画师季平的宽大的笔触捕捉到的不仅是一些风景,而是一种生命状态的感悟,人与物之间达成真诚的审美契合。纯美的境地、抒情的笔法,震撼的冲击、永存的印象,成为涵盖季平水墨绘画艺术的鲜明特色。

些努力,但是不实质性地解决双方存在的矛盾、消除双方的敌意,桌面上的握手就只能做做表面文章。因此,握手之后中东和平之路仍很漫长。

为了更好地做好报道,我又到上海音像资料馆找来了有关中东地区地形等方面的影像资料,加深了自己对这一地区情况的了解。在跟当时的栏目组长姜迅商量后,果断确定以“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战火是否会熄灭?”作为当天《新闻透视》节目的切入口。节目虽然只有短短的5分钟,但是通过地理位置的分析、翔实的数据提供以及专家精辟的评论,深刻揭示了中东和平的脚步虽然已经迈开,但战火不会

轻易熄灭,和平之路仍然艰难崎岖。当天,中央电视台《焦点访谈》比较详尽地报道了当天双方握手谈判的情况,《新闻透视》报道的内容与之毫不冲突,互相补充,最大限度上满足了观众的需求。

当天,世界舆论都是只颂扬黎以、巴以双方握手,将双方存在的固有矛盾完全丢在一边,似乎中东就此出现和平,唯有《新闻透视》的报道在兴奋之余保持了一份冷静。十几年过去了,目前的中东局势实际上验证了我们在节目中提出的观点:中东和平之路艰难曲折。

明日请
看一篇《善待品牌 善待美好》。



惊艳市井

潘耀昌